



# 电梯口的树

张春风

老王住在蝶湖湾小区8楼，一人独居。这个楼道只有两个住户，除了老王，对门还有个小伙子，名叫小孟。老王和小孟不太熟，只知道他是租户，在电脑公司上班。

这天，老王在屋里看报，突然听见门外有动静。开门一看，小孟正将一盆一米多高的绿植搬到电梯口。一见老王，小孟试探着问：“王叔，我把它放这儿，您没意见吧？”

老王摇了摇头：“没……没意见！可是，你干吗放在电梯口呢？”

小孟笑了：“这盆树绿油油的，摆在电梯口，进进出出多赏心悦目呀，连心情也会好起来呢！”

老王想想也对，就关上了大门，不再管这件事。

还别说，小孟讲得一点都没错。每次，老王进出电梯，第一眼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那棵树。叶子生机勃勃，层层叠叠的，再配上白色的盆，看着特别舒服。

眨眼，一个星期过去了。

那天，老王发现树有点发蔫儿，上前一看，盆里的泥土干巴巴的，可能缺水了。老王自言自语：“这个小孟，怎么也不知道给树浇水呢？”

之后，那棵树越来越萎靡不振，每次，老王都只是抱怨，之后就去忙别的事儿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那棵树死了，泥土龟裂，枯黄的叶子掉了一地。老王有点后悔了：“唉，真应该帮忙浇点水！”

转念一想，老王又觉得自己没错。这是小孟搬过来的，就该由他管呀！更何况，自己对花花草草也不在行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树。倘若浇死了，还惹来麻烦。

第二天，老王下楼去晨练，刚巧碰见小孟从电梯里出来。老王笑咪咪地打招呼：“最近上哪儿了？怎么没见你呀？”小孟看了一眼枯死的树，沉着脸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老王瞅了瞅那棵树，立马明白了：看来，小孟怪自己没把树照顾好。可这是他的树呀，关自己什么事？

从那天起，那棵枯死的树就成了老王的眼中钉，每次进进出出，一见它就难受。老王不想多管闲事，就当没看见。反正，这是小孟搬到电梯口的，就算枯死了，也该他来处理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小孟也没把那棵树搬走。眼看树枝烂掉，还不时地发出臭味，老王觉得，小孟这是跟自己杠上了。

隔天清早，老王又听见门外有动静。开门一看，见小孟在等电梯，旁边放着两个很大的行李箱。

犹豫再三，老王忍不住问：“小孟，你……你这是去哪里呀？”

小孟头也没抬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搬家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电梯门打开了，小孟将行李搬了进去，匆匆关上了门。那一刻，老王心里空落落的。之前，小孟住在隔壁还有点人气，可现在，就剩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

可是，小孟并没带走那棵树。也对，只剩一个光秃秃的白盆了，还要它干吗呢？

当晚，老王就失眠了，一闭上眼睛，眼前就浮现出那棵烂树，张牙舞爪地朝他伸过来。

半夜，老王一屁股坐了起来：“不行，这个烂摊子得立马处理掉！”

第二天，老王起了个大早，他想将白盆扔了，又有点舍不得。思来想去，老王将烂树根和泥土清理掉，带着白盆去了花卉市场。逛了一圈，老王眼睛一亮，竟然看见一模一样的树。



十多年前我跟随旅游团第一次到九寨沟。我们从峨眉山乘坐大巴，一路颠簸十多个小时，多半在崎岖不平的盘山路上行驶，车身一会儿与嶙峋山石擦肩而过，一会儿在万丈悬崖边飞驰电掣。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哪经历过这场面，全程我始终把心提到嗓子眼，眼睛睁得溜圆，双手攥出一把汗。那是初冬时节，我们穿着羽绒衫，在雪花漫天飞舞中观赏了一幅银装素裹的九寨沟冬景。

今年十月下旬，我在成都参加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在当地工作的老乡相邀再游九寨沟，因为以前去过，我一开始兴趣不大。老乡说这时的九寨沟是全年最美的季节，错过了这个“村”今年就没这个“店”，又把我的兴趣重新点燃。

老乡建议我们乘他的越野车，七八个小时就能到达，主要目的是：好景在路上。

于是，四人旅行团就地组建，开启了我第二次九寨之旅。我们走的西线，从成都出发，经都江堰、映秀、汶川、茂县、松潘等地，多为国道，大家心情放鬆，一路谈笑风生。沿途除了有大禹故里、蚕陵重镇、岷江源头等名胜景点夺人眼球，便是那漫山遍野的彩林，连绵不断，应接不暇。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进发，偶尔感到耳朵有些背气，在大山深处，我隐约看到层峦叠嶂的雪山，车里的气温也低了许多。

第二天我们来到九寨沟景区大门口，游客出奇的多。九寨沟整个景区呈Y形分布，以诺日朗为中心，连接则查洼沟、日则沟、树正沟，三条沟串联着20个景点。如所有景点都玩到，开车距离有近50公里，景点之间还有不少路要徒步，需要几天时间。我们计划大半天游完九寨沟，只能择优选点，请了导游小金当向导。

大门口一侧的大巴车一辆接一辆排成长龙，一批三四辆开过来，装满了人就发车。我们很快上了车，先直接乘到最高景点长海。这里海拔3000多米，由于植被丰富，空气含氧量高，我们没觉得有高原反应。通往长海的路上铺着栈道，阳光照到的地方，栈道干爽，阴暗处仍残留薄霜，如不小心，脚下容易打滑。我们虽观景心切，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，步履谨慎。

两个弯子一转，长海赫然出现在眼前。长海是九寨沟最大的海子，深藏山中，顺势而弯，湖水湛蓝，清澈见底，远处矗立着终年积雪的山峰，湖面倒映着层林尽染的树木，宛如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。十多年前我记忆中的初冬长海，岸旁树木凋敝，毫无生机，湖面冰封结盖，黯然失色，哪有今日壮丽秀美的风光？导游小金告诉我们，长海四季各具特色，奇特之处在于常年水量保持平衡，夏秋暴雨，水不溢堤，冬春久旱，海不干涸。

从长海沿栈道下行几百米是五彩池，被称为“九寨之眼”，也是九寨沟最小的海子。素以小巧秀美，色彩绚烂而著称，它像一块蓝宝石遗落在丛山之间，面积只有5645平方米，池长100米，宽60米，最深处6.6米。池水不同方位、层次，呈现不同色彩。有的区域上半部是碧蓝色，下半部则为橙红色，有的左边呈天蓝色，右边变为橄榄绿色。导游介绍，池水的多彩变化来源于钙、镁、钠等矿物质的沉积和水生植物群落分布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不同的颜色。五彩池也在高海拔，但池水冬季不结冰，因为水源是地下水，终年恒温，循环供应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乘车到了诺日朗中心站，这里有游客服务中心、风味街等。这时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地抗议，导游小金建议到附近藏民农家乐品尝当地风味小吃，我们求之不得。

这里是藏民村寨，一座座崭新的藏族小楼错落有致，家家门前矗立着一组五颜六色的风马旗，迎风招展。我们来到一户三层小楼藏民家。小楼从里到外被各种藏族文化的符号和图案所包裹，敞口的U型庭院中摆放着三张大圆桌，有一些吃过饭的游客坐在那里喝茶聊天。堂屋一圈儿几乎是壁橱，通体描绘着五颜六色的图饰。主人把我们引进南北向的侧房餐厅，这里摆放着三四组低矮的长条桌，长条桌可以任意组合，宽大板凳与条桌一般长，上面铺着厚重的羊毛花毯。我们点了炒牦牛肉、炒熏腊肉、炒菌子、蛋汤等几道藏菜，几乎都是偏辣偏咸的重口味，肚子饿了，不适应也吃得个精光。

饭后，我们商量再看几个景点。被誉为九寨精华的“五花海”是首选。这里湖景山色堪称一绝。为了让游客能全方位观赏五花海芳容，景区在湖面最窄处架起了一座桥梁，修建了宽敞的观景栈道。在人头攒动的洪流中，我们发现有一些穿着藏服的妙龄少女分外显眼，她们有的编着彩色麻花辫，额头上吊一撮亮晶晶的珠宝，脸颊上贴着类似宝石、花朵、蝴蝶的饰物；有的头戴洁白的雪狐皮帽，身穿单袖白色藏袍。我以为她们是藏族小姑娘，导游小金却说是游客，租套藏服过把藏民瘾，让美人、美服融入美景，用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美好的瞬间。五花海的美不仅是湖水的五彩缤纷、斑驳迷离，湖畔成片的彩林、头顶上蓝天白云，全部复印在波澜不惊的湖水中，构建了和谐共生、绚丽



老王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老板，这是什么树？卖多少钱？”

“这是平安树，80元，不带盆！”

老王喃喃自语：“平安树，多好的名字呀！摆在电梯口，大家出入都平安！”

这棵树枝繁叶茂的，比原先那棵稍微小了一点。老王也没还价，当即买了下来，之后，让老板把树种进了盆里。回家的路上，老王抱着平安树，心里特别踏实。

后来，老王将平安树摆在了电梯口，每天悉心照料。看见那棵树，老王就会想起以前，也想起小孟。

也奇怪，自从树摆在电梯口，每次进进出出，老王的心情又好了起来。有时他还自责，没照顾好之前那棵平安树。

“唉，倘若浇了水，也许它就不会死！”

“没准，小孟也就不会搬走了！”

眨眼，三个月过去了。

那棵平安树长得越来越好，渐渐追上了之前那棵树。

这天上午，老王出门倒垃圾，突然看见有人进了电梯。老王揉了揉眼睛，觉得背影有些熟悉，有点像小孟。“噢？”老王紧走两步，想一探究竟，可是电梯已经下去了。

“小孟已经搬走了呀！”老王心想：也许是错觉。一个人孤单太久了，容易产生错觉。

三天后，老王听见门外有人喧哗：“小心一点！东西先放电梯口，对，就这样……”

老王心中一动：这是谁呀？难道，隔壁又来新房客了？开门一看，老王呆住了：在电梯口，小孟正在指挥几个工人搬家具，看身上的制服，应该是搬家公司的。老王喜出望外，立马忘了之前的不快。“小孟，你又搬回来啦？哎呀，太好了！”

小孟有些尴尬：“嗯，搬回来了！住了那么久，还是觉得这里最好！”

工人们七手八脚，忙着将东西搬进房子。小孟站在电梯口，看了看那棵平安树，试探着问：“王叔，这棵树怎么又活了？我明明记得，它已经枯死了呀？”

老王有些脸红：“你搬走后，我又买了一棵。可能，习惯电梯口有棵树了，没了它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！”老王心里说：其实，我也习惯你住在对门，你不在，也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小孟笑了：“就猜到您又种了一棵！”望着那棵树，小孟的目光柔和起来。

老王紧走两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小孟，对……对不起啊！如果我及时浇水，也许，那棵树就不会死了……是我太自私了，觉得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就没放心上，请原谅我！”

小孟连连摇头：“不，王叔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那阵子，我一直在出差，忘记拜托您浇水了。我搬离这里，是因为要去分公司上班，地点不一样了。这不，我又调回总公司了……”

原来是这样。

老王叹了口气：“现在，我终于想明白了——既然，你把树放在电梯口，这棵树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，也是我的。因为，我每天进进出出，也能看见它！”

小孟告诉老王，搬走后，他住得并不开心，总会想起这里。前几天，他刚巧经过，忍不住上楼看了看，结果在电梯口看见了平安树。那一瞬间，他心里暖暖的，所以决定搬回来。

老王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！现在平安树回来了，你也回来了！不过，这次你要住多久呢？不会又搬走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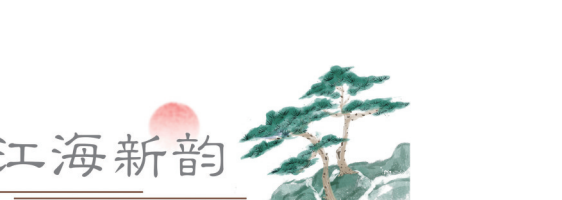
小孟摇了摇头：“也许，再也不走了。听说，房东有意卖掉房子。我已经攒够了首付，想把它买下来……”



多姿的彩色世界。

我们最后游览的景点是珍珠滩瀑布。这是所有游客必到、必打卡的地方。它的名声之大，一是因下落的激流经过凹凸不平的乳黄色钙化滩面上溅起无数水珠，在阳光下如洁白的粒粒珍珠，二是因1986版《西游记》片尾在此取景，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深刻印象。珍珠滩瀑布上游是一片坡度平缓、长满各种灌木丛的浅滩，我们走在低矮的栈桥上，长达100多米的水源从灌木丛中流出，再哗啦啦地穿过栈桥下，经多级跌落汇入河谷。由栈桥到瀑布底端有一个斜坡台阶，这里聚集了很多游人和摄影师，摩肩接踵，为的是拍摄瀑布侧面水流的抛物线和溅起的“珍珠”。来到瀑布的正面，壮观无比，被坑洼异状岩体切割的水流，形成无数条飘飞的银帘，如丝如绸，似断似连。靠近观瞻，飞流击石，吼声如雷，震耳欲聋。十多年前我看到冬季珍珠滩瀑布，奔涌的激流部分被冻成了厚实的冰柱，些许液状的涓涓细流发出低缓的声响，打破冬日的寂静。

重游九寨，季节不同，感觉不同，山水依旧，百看不厌。我在想，九寨沟神奇在哪里？为何每天有几万人涌入这里？有的人如我一样是回头客。人们都说“九寨归来不看水”，的确是，但如何保住这个“水”不少、不腐、不浑？我似乎找到了答案，就是保持环境的原生态，减少外界干扰、人为干预。景区内几百辆新能源大巴来回穿梭零排放；海子里横七竖八的树木沉睡多少年无人打捞；冬季枯萎的芦柴不收割，断流的瀑布不人工补水；“17·8·8”地震滚落的巨石不清理，就连藏民农家乐给客人盛饭的碗也是纸质的……这是我重游九寨一点感悟和心得。



## 生命的暖色调(组诗)

澜波

◎叶红而喻  
不可推辞的季节约定  
拽着枫红飞奔而来  
风，一缕一缕变凉  
时光开始试图逐帧播放浪漫

瞧，树叶偶尔在瞬间飘落  
似停在怀旧处纷飞  
这是秋天特有的叙事结构

内心的轰鸣与起伏  
或许会激荡出  
生命并不想拥有的悲凉

一枚又一枚枫叶摊开掌心  
直白显露出每寸纹理  
愈发绯红但也混杂别的颜色  
通常隐喻着  
生活无法避免的复杂性

可是，谁说不能在  
渐红渐深的叶脉间  
寻找到一条  
通向藏匿人生哲学的路径

◎风吹过  
这棵树锁住了许多  
随秋风蠢蠢欲动的叶子  
依然苍翠、茂盛、挺拔  
格外出人头地

树叶还未变黄  
何必急于挣脱枝丫去飘零  
强行闯荡的人生不一定道遥

该抒情时抒情  
该叙事时叙事  
生命的枯荣理应顺势而为

很多事，很多人  
在日常生活中弯腰劳作  
收割一茬茬  
自己才理解的生命细节

水到渠成落下的树叶  
终将朝喜欢的方向飘去  
于无声之时  
延续更深沉的人生

◎暖阳升起  
一枚朝阳在某个清晨  
于海面处跃出  
跳跃出漫无边际的地平线  
暖红色毫无保留尽现眼前  
人世間禁不住澎湃起来

风并不急促地经过  
徐徐拂过银色沙滩  
早起的白鸥急匆匆掠过  
也并不急于忽略  
波澜与波澜之间的停顿

大自然完成的构图甚好  
唐诗宋词里经典词句  
不再保持矜持  
争抢着在深蓝海水涌动中  
逐一再现

这时候大概只需几缕秋风  
就能吹走心事吹远烦恼  
暖阳光芒微微泛红  
荡漾在寓意希望的鄰鄰水面  
孕育生命的力量

◎静夜  
黝黑夜色里檀香暗浮  
顺势用梳子将这个夜晚  
梳理出网格状月光  
缓缓铺向空旷的寂静  
不动声色地和记忆对接

记忆的地平线早已高低不平  
看这阵风穿拂过夜的光华  
因每段过往岁月的余温  
露出微笑表情

不敢惊扰难得的静谧时光  
安静端坐在一种孤单里  
任夜色在黑暗中流动  
悄无声息

有月光还有灯光  
都在远处明亮  
忽而退回到心底  
无声且安静地照亮

一如既往关于命运的念想

◎丰收的季节  
叶与花的影隐藏在  
阳光照耀下  
以及秋风的摩挲里

桂花香潜入风里  
让人没办法无动于衷  
轻轻随之晃动的  
是丰收迹象渐显明朗

一簇云雀成群结队飞过  
耳畔传来悦音  
微微撩动着  
整个秋天原野的向往

沿着河流方向  
开出一岸又一岸的花来  
超过三百六十五天的分界点  
不停地盛开远去  
枝枝蔓蔓，山山水水  
这个秋天凸显顺风顺水

◎走在山峦林海间  
风起风落之后  
是满地杏黄  
轻踩在树叶上  
耳畔传来秋天已来的声响

山峦林海间小径幽静  
没有萧瑟，没有落寞  
只有对远方深情的憧憬

一路向前走，是的  
正翻越人世间的喧嚣  
去轻轻唤醒  
一朵朵自由自在飘动的云  
也捎走无人可说的怅惘

人生的梦想逐渐清晰  
在风起的那瞬间  
不仅有落叶沙沙作响  
还有心跳加速的声音  
和生命的呢喃

◎欢喜更甚  
闭上双眼，听西风  
从槭树林上空悠然路过  
一不小心惊醒  
在林间深处的寂静

究竟是哪阵按捺不住的风  
大声对路过的人们  
说出这句话：  
过几天这片树林  
将全部染满明媚啦

是哪阵风说的又有什么关系  
如果一颗浸满甜蜜的心  
安放在这个秋天之上  
就能和这片树林一样  
于繁茂中生长思念

这样的话  
和去年秋天相比  
欢喜一定更多一些

◎时光变暖  
一缕缕隐藏的激情  
从秋天的叶尖滑落  
飘飘荡荡  
穿过整个黄昏  
落到了每一寸光阴  
柿子树也跟着一寸寸地变红

无论天气是雨是晴  
都无须掩饰内心  
得以用来成全  
这一个满溢思念的秋天

这些丰盈情感拉扯开来  
就让梦境产生了纤维感  
偶尔把自己抛向寂寞一侧  
可这分明不是伤感

那些生僻的离愁啊  
看来已穿过旷野  
正在踽踽独行  
与过去的忧伤距离更远

一个红柿子高挂在空中  
也挂满了幸福与念想  
生命的豁达  
从秋天深处顺势涌来

